

曹州志卷之十四

河防志

黃河故道
黃陵岡碑

歷代河政
濟水源流

附河防記
沅濟辯

昔河之溢菑被郡縣今且及漕然漕運害而郡縣益以困矣金隄之潰已非禹跡曹瀕於河世受其患逮明黃陵岡塞而河乃不復出於境內九芻芟楗石之備風雨日夜之防具隸下邑而郡自堤繇常調外悉無與焉其或興築卽負薪之役不敢告勞乎而主河隄者皆給予水衡錢民未重困也第河勢善徙南北靡定苟狗目前之安而忽永久之圖是燕雀之煦煦耳往事可鑒故道猶存則桑土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一

網繆爲未雨之計誠有不可不豫者作河防志

黃河故道

自河南儀封縣黃陵岡東北由祥符縣界入州境桃源集直北至安陵舊曹州城折而東又北至州南金堤集會灘河東注復折而北至州東五里雙河口分爲二支一支東北流逕沈家口入鄆城縣界紅舡口歷壽張陽穀至張秋沙灣入漕河一支東南流復折向東北由大野澤歷鉅野嘉祥魚臺至塌場口入漕河

歷代河政

二年

金堤於是大興東郡

卒塞之

金堤在州南二十五里

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決瓠子其後二十年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塞之天子自臨決口沈白馬玉璧令

群臣從官負薪填河作瓠子之歌於是卒塞決口

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瓠子河在州東北六十里

後唐

莊宗同光二年塞楊劉決河先是梁攻楊劉曰決河

水以限唐兵為曹濮患至是發滑汴兵塞之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二

後晉

齊王開運元年河決滑州浸注曹濮諸州詔大發數

道丁夫塞之

宋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夏河決滑州東汎曹濮塞之弗

克乃遣張齊賢以太牢加璧祭白馬津

眞宗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汎曹鄆入淮發兵九萬治

之

神宗熙寧十年

澧州之曹村北流斷絕東滙於

山張澤樂

郡縣凡四十五逾年從文彥博之

議塞決口改曹村埽曰霸平

孝宗乾道五年

即金大定年

河決李固渡水侵州城時知

州趙安世徙州治於乘氏避之

元

順帝至正四年大雨河溢北決金隄漂沒曹濟豐沛郡邑十八遣工部尚書賈魯發丁夫十五萬治之挽河東行使復舊道

明

太祖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流入魚臺於是徙州治於安陵以避之二年河水東汎曹州復徙治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三

於磐石鎮避之

英宗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北經曹濮衝潰漕河以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至景泰四年改命都御史徐有貞治之始塞

孝宗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金龍口黃陵岡東經曹州裏河入張秋運河先是州守陳洵以河決必由裏河恐淺狹不能受水將汎濫爲州害乃夾兩岸築縷水堤各一道高一丈闊二丈西南

義 東北 家

一百二十里命沿河

人督淺夫常川

檄曹定二縣各修

隄防以防河患是時河患未形人以爲厲至秋河
決黃陵岡果由裏河下抵張秋水勢雖劇竟賴兩
岸隄防不至旁溢民始德之至四年秋八月州南
七里黃家口裏河隄潰水浸州城西南隅將傾州
守黃端起夫四千躬督工程不分晝夜八日遂塞
其黃陵岡決口朝廷遣刑部侍郎白昂治之五年
河復決金龍口由黃陵岡經曹濮絕漕河掠汶入
海以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四

發丁夫十有二萬往治乃先疏祥符滎澤上流東
入於淮又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出之徐州支流
既分水勢漸殺乃築塞黃陵岡決口又於黃陵岡
之東西築長隄各三百餘里金龍口之東西築長
隄各二百餘里於是黃河東流經歸德徐邳達於
淮而張秋之決口遂塞

武宗正德十年夏河決焦家潭以都御史趙潢治之
奏添曹濮兵備副使一員兼管河道及管河同知
一員并曹單二縣主簿各一員

也宗嘉靖元年知州沈韓以州城屢被河患繞

里築隄趾闊六丈五尺頂闊二丈五尺高

之二十六年河決原武衝陷曹縣

神宗萬曆二十一年州守許息沿護城大隄種柳

餘固隄趾以防河患

國朝

順治七年秋河決荆隆口由西東注曹州四境水深
二三丈許人民逃溺廬舍湮沒郡治賴有周圍大
隄障護得以無害無何西南隄趾水自蟻穴透入
又賴吏目何之良招黃河徭夫用鉄鍋杜之遂塞

元至正河防記

附

歐陽玄

翰林學士
承旨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五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口黃河暴溢水平
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
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
丘城武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
等處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
北浸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
漕司塩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
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脱脱既復
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卽言於帝請
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

人殊惟都漕運事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躋其後策議定乃薦魯於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

稟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功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東匯於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蒼刺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旣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遂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

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漬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堤一也有

剗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堤有截河堤有護岸堤有縷水堤有石舡堤治埽一也有岸埽有水埽有龍尾攔道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蕤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棧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口豁口者舊嘗爲水所豁水退則口卞於堤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濶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功用之次序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長八十二里繼

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生地十里 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 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筭法因此推彼因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而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六十步深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四步凹

里村缺河口墾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陽青接入故道墾廣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堤三重並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步其勑築河口前第一重西堤南北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

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葦雜梢相兼高丈有二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梢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三重正隄并補兩端舊堤通長一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正堤長四里兩堤相接舊堤置椿堵閉河身長一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草葦梢相兼修築底廣三十步高二丈其岸上土上修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堤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裡倍薄七步增卑六尺許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堤并接修舊堤高廣不

等通長八里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堤長三十六里百三十六步其修大堤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堤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勑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李八宅西堤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四步趾廣三丈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堤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二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修入水兩岸埽堤並行作西堤者夏人水工徵自霽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

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約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糝大索長二百尺者爲管心索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之上囊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卽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大小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互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

鐵猫大槩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覆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必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旣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尺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旣滿繫以竹纜其兩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爲埽臺約長五十

步或百步再下埽卽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
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
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蕪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
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
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堤又以龍
尾大埽密挂於護堤大椿分析水勢其堤長二百
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
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堤高廣
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
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堤西北起東南故堤

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
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
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
龍尾埽如前兩堤法唯修疊埽臺用白闌小石並
埽上及前游修埽堤長一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
攔頭三埽並行埽大堤廣與刺水二堤不同通前
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
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
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
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

高七丈並砌築縷水橫堤一東起北截河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又一堤東起中刺水大堤西抵西刺水大堤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廣三丈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砌岸土堤東北起新補白茅故堤西南至舊河口高厚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舡大堤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堤猶短約木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而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

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盡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用舡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碓之水中又以竹絙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槩上每絙或碓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舡腹畧舖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悉復縛橫木三道於頭

桅皆以索維之川竹筴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樁柱使簾下不得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舡各二人執斧鑿立舡首尾岸上搥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卽重樹木簾命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稍雜以草土等物隨梁填以繼之石舡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舡勢畧定尋用法沉餘舡以竟後工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舡堤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

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堤舡堤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叵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喧豕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衆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械捷出進官吏工徒十萬餘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隨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堤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

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砸後攔頭
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砸前攔頭埽之
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
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相伴厚薄多寡相勢措
埽堤之後自南岸復修一堤抵己閉之龍口長二
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其曰轆
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蕤前埽之旁每一步置一
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
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冰
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堤長二百

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
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
高丈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
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堤馬
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
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白茅河口至板
城補築舊堤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
城至英贇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三百三十三里二
百步稍高至碭山縣增培舊堤長八十五里二十
步歸德府哈只口合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築缺

口一百七處高厚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刺店縷水月堤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等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三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箴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

扶椿鐵又鐵吊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其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乘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傳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並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錠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

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
爲民避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惜浮議爲
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
之壯不惜劬勞不畏議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
悉書之使史氏有所考證也

明黃陵岡塞河工完碑

劉

健

內閣大學士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
祥符干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於淮一自荆
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
廬且勢橫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十六

道尚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
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於海
由是運道淤涸漕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之旣而慮其功不
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臣李興
平江伯臣陳銳俾啣命以往三臣者遂乃同心協
力以祇奉明詔遂自張秋決口上溯所決之源以
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
形事宜旣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
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爲急乃於決

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
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
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
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渡河道七
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
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靖口出徐州運
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
陵岡以上九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
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臣張勳都指揮僉事巨
劉勝分統荆隆等口按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

事臣王杲分統黃陵岡而臣興臣銳臣大夏往
總統之博採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
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
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
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倍之
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
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
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
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東計一十二
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有

一萬九百有奇麻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功以弘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程俱畢臣興等遂具工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特易張秋鎮爲安平賜臣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臣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臣大夏左副都御史理院事及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仍從興等請於塞口各立廟賜額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儒臣各以工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黃陵岡臣惟前代於河之決而塞之若漢

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闊奔放若不可爲而築塞之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所致然非我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霧效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豈能成功若是之速哉臣職在文字覩茲惠政誠不可以無紀述謹摭其事撰次如左且繫之以詩曰中州之水河其最大龍門砥柱猶未爲害太行旣北平壤是趨奔放潰決遂無寧區粵稽前代築修屢起瓠子宣房實肇其始皇明啟運亦屢有聞安平黃

我 損我運道帝 之

臣乃弘廟謨諄諄戒諭冀效勤劬功
近侍繼以勲臣俾同往治三臣協力
晝夜焦勞罔或暫休旣分別支以殺其
流永堅其閉水由故道河患斯平運渠
楫通行工畢來聞帝心嘉悅加祿與官息
惟茲大役不日告成感召之由天子聖明
明化行德布匪直河水萬禱咸附殊方異
不來王以漕以貢億世無疆

水源流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十九

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頂崖下曰泚水旣見而
東出於孟州濟源縣有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
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
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於河復出河之南
溢爲滎復東流出廣濟軍西陶丘之北東又東則至
於濟陰定陶之荷澤復東北至東平府壽張縣安民
亭會於汶又東北至青州博興縣入海

右濟水源流俱按尚書禹貢註二源合流入海乃
水經注則有南北濟之分而南濟又有一支由荷
入淮者今陶丘鉅澤濟之故道皆無可考而桑經

酈注冀魏時書非荒唐也其所紀載多屬州境義不容泯故節錄之而以沅濟辨綴焉

濟不入河出滎過陽武東逕封丘縣南東昏縣北

濟陽縣故城南此南濟也之故陽故以爲名王莽改

之前者曰濟又東過宛昫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自濟瀆

陽縣故城也又東過宛昫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濟水又東

東逕城北濟水又東北荷水東出焉北濟水又東

縣故城也濟水又東北逕秦相魏冉冢世謂之左城亦名

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世謂之左城亦名又屈

從縣東北流河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汜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二十

爾雅曰濟別爲濳呂忱曰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

分爲二南爲荷水北爲濟瀆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水自是北東流出巨澤其一水南濟水故瀆又北

右合洪水上承曰洪野薛自是北迄於北口一百二十

逕須胸魚山馬頰下穀城臨邑北陰盧縣華其一水

東流者過乘氏縣南右合水黃汲於定陶之界溝也

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西又東北於乘氏縣

西而北注河水又東又東南逕乘氏故城南縣

過封丘縣北此北濟也逕原武縣故城南又東逕

酸棗縣之鳥巢澤北又東過平丘縣南又東過濟

陽縣應劭曰濟川即今東北逕陽縣是也又東北
逕宛又東北逕宛縣故城南又東北
與濮水水上分濟水於封丘縣即地志所謂濮渠
濮宛亭春秋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又有桂城
亦曰桂陵又東逕濟陰離狐縣故城南王莽之
謂狐瑞也郡志曰故屬東郡又東逕葭密縣故
城北又東北逕鹿城南陰乘氏縣有
鹿城鄉又東與勾瀆之丘矣縣故城南春秋之穀
丘也左傳以爲勾瀆之丘矣縣故城南春秋之穀
又東入乘氏縣左與濟同入於鉅野故地理志曰
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亦經所謂濟水白乘氏縣
兩分東北入南入鉅野亦經所謂濟水白乘氏縣
於鉅野也

按南濟一由泗達淮一由鉅野澤入海北濟亦入鉅野而不詳其出或復合流乎抑伏地下乎俱不

曹州志

卷之十四

河防

二二

可知今則陽穀有阿井歷下發地悉是流水世謂濟逕其下諸由大清河入海者尚名爲濟河而餘皆湮沒無聞即曹城濟瀆祠側有掘井得泉其甘冽迥異諸水者未必非濟之汙流也况濟爲地望雖伏見不常而古今之水脉當亦不至甚殊乎

沅濟辯

李 玘 唐人

予既證三江而竟濟截河之說今古未析夏書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竟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

東過魯之西樂安入海沘出王屋入河始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苹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疎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於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兗濟自温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絕河溢出之文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洎出滎口者謂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

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伏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疑後世夫水之所出亦自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 郭緣生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旣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達陽而遂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痾以今油水固

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也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於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竟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爲滎之上當夏有道沅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竒以爲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灞水金鐵皆漏鄜延之江日夜流脂弱水溺毛黑溪玄髓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蓋亦謂之無哉

論曰河今不逕州境矣何以云防也蓋未至而爲之所則有備已至而爲之禦則無及九事皆然況於河之善變乎彼陳守築縷水堤沈守築護城堤非有目前之急也其初鮮不以爲厲乃一則旋有黃陵岡之決在旬月之間一則見於荊陵口之而且百年之後民不爲魚城以鞏固伊誰之哉夫事機之至制變之宜智者洞然焉築室盈可與成難與謀始民耶自河漕關增卑倍薄勞費無已得不出於三策

之下者前代潰溢動及數郡徵發動至數萬
之罹其患者亦什之六七歷歷可覆按也水性
下以障而瀾廻以疏而勢殺黃之故道濟之故
非下之淤而宜濬者乎堤之遏水柳之固堤非障
之久而宜修者乎毆記劉碑成法畧具爲載茲編
以備考鏡或於捍菑禦患有少裨益云爾